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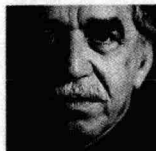
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陈众议·著



是他成就了拉美文学？

还是拉美文学成就了他？



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陈众议·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加西亚·马尔克斯传/陈众议著. —北京: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107-0408-6

I. ①加… II. ①陈… III. ①马尔克斯, G.G.—传记
IV. ①K837.7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02427号

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陈众议 著

-
- 策划:**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14号 (100006)
网址: <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 ccapress@yahoo.com.cn
发行: 中国长安出版社 全国新华书店
电话: (010) 85099946 85099948
印刷: 三河市文阁印刷厂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8
字数: 180千字
版本: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
- 书号:** ISBN 978-7-5107-0408-6
定价: 29.80元

终于有人以百万（而且是美元）的高价购买
《百年孤独》的中文版权了！

我对此早有耳闻，并听说卡门老太太的爱将小歌一直在忙活这件事。这当然不是什么坏事。它多少可以消除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些偏见，比如他曾公开指责中国和他的祖国哥伦比亚“海盗猖獗”。同时，这也说明我们的一些民营出版机构确实已经发展壮大到了可以一掷千金却心不惊肉不跳的地步。至于是否重译、由谁担纲，我倒不怎么关心。随着出版业的放开、改制，名著重译早已蔚然成风。这一现象其实也早已无关乎译文质量。况且《百年孤独》原文并不复杂，更不是什么诘屈聱牙的东西。过去的译本如云南人民社、浙江文艺社的都相当不错。北京十月的译本最早，但忌讳处略有删节，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当然，翻译毕竟不是复制，其近真余地几近无限。我只希望新译本至少大体上不要逊色于

以往几种。这一点，版权购买者应该比谁都在意。

大陆受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家何啻莫言、阎连科或阿来、陈忠实？！我们这一代，甚至更老一点的和更年轻一点的都或多或少受到过他的影响，其中尤以寻根派为甚。莫言谓终于读完了《百年孤独》，并且发现了一两只“马脚”，但“当初却生怕读完了它，自己就不会写小说了”。阎连科在最近发表的长文（《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2期）中有一大段是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及其《百年孤独》的评论。他的观点或可代表相当一部分中国作家。当然，他还有自己独特的感悟，比如他认为老马表现历史的方式最富有个人特色。有意者不妨读读他的这篇文章。就具体影响而言，我想最重要的应该恰恰就是他那独特的叙事方式，他从第一句“多年以后，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面对行刑队，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开始，行云流水般地发散开去。那是一种集神话叙述（集体叙事或集体无意识）与个性化叙述于一体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方式。其次是他的成功为中国作家走向世界树立了信心。虽然他及他们那一拨拉美作家大获成功的诸多因素中，冷战是个不可小觑的客观因素，但他们处理个性与共性、继承与创新、民族性与世界性等一系列对立统一关系的方法无疑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中国作家大都看到了这一点。

当然，魔幻现实主义不尽是《百年孤独》，它涵括

了一大批优秀小说。除却《百年孤独》，至少还有《彼得罗·巴拉莫》、《玉米人》、《消逝的足迹》、《深沉的河流》等等。它们的最大魅力无疑是重新发现并美妙地表现了美洲的混血文化。其中令人眼花缭乱的集体无意识则是所有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的核心内容。传统使然，信仰使然，这些内容为美洲或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现实披上了神秘色彩。用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的话说，这乃是美洲现实的“第三范畴”。用另一位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吉祥马郎埃斯·罗萨的话说，这叫做“第三河岸”。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内心，一旦你信以为真，它就会产生作用，无论对于个人还是集体、历史还是现实。

中国人对魔幻现实主义所表现的内容应该是很能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的。因此，我本人并不觉得魔幻现实主义有什么新鲜的。新鲜的是在那个时代会涌现出这么一大批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为此，我阅读过、研究过、写过。说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我个人最喜欢的当然是《百年孤独》，其次是更加不事雕琢的《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却不大喜欢《霍乱时期的爱情》和《家长的没落》。因为前两部有一种于无声处响惊雷的力量，而后两部作品则太过匠气。当然，我说的“无”是相对的，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说，《百年孤独》的叙述者无非沿用了外祖母的说话方式，而《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则撷取了典型的新闻报道或录音采访体。

我注意到寻根派之后仍有不少中国作家或评论家称我们的一些作品为魔幻现实主义杰作。我也粗略浏览过其中的某些小说。这里除了有第一个和第二个把美女比喻为鲜花的问题，还有更为重要的价值迷失和自我放逐。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不少人热衷于保护传统文化，并美其名曰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在理论上是无可厚非的。现在和过去本来就不能截然割裂，何况优秀的传统。但问题是不加区分地把过去的一切劳什子都当作宝贝保存起来，甚至大加宣扬，那就值得商榷了。那些巫傩或者巫不巫傩不傩的东西本该被历史被文明淘汰，却为何又要请回来呢？洋人的玩意儿同样如此。

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冤家兄弟巴尔加斯·略萨也成了诺贝尔家族的一员。这无疑为一个时代（或可谓西班牙语文学的第二个黄金世纪）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屈为比附，我曾称加西亚·马尔克斯为文坛梵·高，巴尔加斯·略萨为毕加索。前者是天才，《百年孤独》犹如神来之笔；后者则是个与时俱进且极富创新精神的学者型作家。因此，孰轻孰重是文学的问题，也不尽然是文学的问题。俗话说得好，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文学解读和批评可以强调意识形态，也可以淡化意识形态（尽管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可以是感性的、印象式的，也可以是理性的和高度理论化的。文学不是用单纯的社会学方法便可以一览无余的，就像心灵不能用此时此刻或彼时彼刻的一孔之见来一概而论。譬

如亲情、友情、爱情、乡情等等，一方面虽非亘古不变，另一方面却又不一定因时代社会的变迁而变迁。血缘对于亲情、互助对于友情、忠贞对于爱情、思念对于乡情几乎千年不变，尽管其形式在游离，一如家庭这个社会细胞也不再像过去那么稳定。四海为家、全球一村的感觉也在不知不觉地向我们逼近。然而，但凡有亲情、友情、爱情，有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一方水土在，上述情感将依然是人类的美好诉求。而所谓的自然伦理也不外乎天伦之乐的延伸。如此推演，探究经验与超验、已然与或然、物质与精神、肉体与心灵，以及生命的意义和无如，情感的诚挚与怪诞，审美的个性与共性，历史的真实与虚妄，以至语言、阅读、写作、想象本身和人性的类似与迥异、简单与复杂，此岸的困顿与留恋、彼岸的玄想与可能，等等，等等，依然并将继续是文学的使命。这自然是由文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盖因文学是加法，是并存，是无数“这一个”之和；它也是心灵的最佳投影，比历史更悠远、更真切，比哲学更丰富、更具体。人心微似纤尘，大于宇宙。鲁迅谓人心很古，但文学最不势利；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童年说”和“武库说”更是众所周知。同时，文学是各民族的认知、价值、情感、审美和语言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因此，文学既是民族文化及民族向心力、认同感的重要基础，也是使之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的鲜活基因。也就是说，大到世界观，小到生活习俗，文

学在各民族文化中起到了染色体的功用。独特的染色体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或相似的物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淹没的个性。惟其如此，世界文学和文化生态才丰富多彩；惟其如此，文学才是各民族相互了解、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的重要介质；惟其如此，也需要东西南北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同时，古今中外，文学终究是一时一地人心的艺术呈现，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表达与传递、塑造与擢升着各民族活的灵魂。这正是文学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永久价值、恒久魅力之所在。

至于拉丁美洲当代文学，我指后马尔克斯—略萨时代的文学，固然璀璨依旧，但终究已是风光不再。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文学爆炸”多少得益于冷战，而冷战的结束又多少宣告了资本之外一切皆无。也就是说，物是人非，他们和我们都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我们的取向变了。现在我们的市场惟利是趋。人们，尤其是一些青少年放逐自我，甘愿充当由资本打造的形形色色“巨星”的粉丝。当然，拉美文坛也早已不是半个世纪前的文坛。我说它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率先进入了由美欧所主导的“全球化”的狂欢。如此，不少拉美作家如巴尔加斯·略萨、布里斯·埃切尼克、阿连德等选择了侨居美欧和“国际化”写作路径。这种所谓的“国际化”既有立场和价值观指向，也有题材方面的变数。然而，也有不少拉美作家孜孜于超越加西亚·马

尔克斯等老一辈的光辉。这有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手打造的“年度最佳外国小说”以及译林出版社和九久公司等引进的不少作品可以为证。

回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缘何有人在这样的图书市场低迷的时候高价购买《百年孤独》？我想大抵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以目前国人的阅读情况看，要想在版权期内赚回此等投资是完全不可能的，况且真正热爱文学、喜欢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如一些作家、评论家、文学青年（我不知道硕果仅存的还有多少）等早已是人手皆有。虽然1992年以后《百年孤独》确有不少盗版，但此前出版的却不在此列，因为此前我国并未签署《世界版权公约》。当然，无论真喜欢还是假喜欢（如附庸风雅），每一代读者总会有一些相对钟情于名著的人，这也是各种名著长销（而非畅销）的原因。如是，靠《百年孤独》赚钱应该不是其版权购买者的主要意图，他或他们想由此为中国出版业正一点名、争一口气也未可知。再则，读书人的事怎能单单地指钱说话呢？再再则，衡量事物好坏的尺度并非喜欢者的多寡，而是喜欢者的喜欢程度（语出桑塔耶那）！

是为再版序。

目 录

序：加西亚·马尔克斯来了 / 1

第一章 童年——记忆的天堂 / 1

- 一、他的父亲母亲 / 5
- 二、外祖父外祖母的故事 / 7
- 三、启蒙教育 / 14

第二章 少年——人生的历练 / 19

- 一、离开故乡 / 21
- 二、少年壮志 / 23
- 三、在人间 /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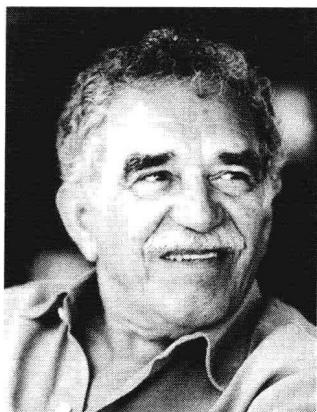
第三章 青年——在文学的海洋里遨游 / 33

- 一、初涉文坛 / 35
- 二、他的大学 / 38
- 三、下水学游泳 / 44

第四章 模仿——为了写作的写作 / 49

- 一、磨刀不误砍柴工 / 55
- 二、最初的孤独 / 58
- 三、“大屋”或马孔多的雏形 / 60

- 第五章 流亡——巴黎的“乞丐” / 75
- 一、一个遇难者的故事 / 82
 - 二、流亡 / 88
 - 三、回归之路 / 94
- 第六章 墨西哥城——第二故乡 / 99
- 一、没有人给他奖赏的作家 / 103
 - 二、马孔多黎明前的梦魇（上） / 109
 - 三、马孔多黎明前的梦魇（下） / 115
- 第七章 百年孤独——“美洲的《圣经》” / 119
- 一、噩梦惊醒 / 126
 - 二、童心复归 / 134
 - 三、躲避荣誉 / 156
- 第八章 成功之后——“做一个普通人是多么幸福” / 165
- 一、声讨专制 / 172
 - 二、介入政治 / 180
 - 三、文学与新闻 / 183
- 第九章 诺贝尔奖——众望所归 / 193
- 一、大话爱情 / 196
 - 二、再写孤独 / 206
 - 三、最后的小说或最初的习作 / 212
- 第十章 不是尾声 / 221
- 一、借政治聊以自慰（上） / 223
 - 二、借政治聊以自慰（下） / 225
 - 三、老夫聊发少年狂 / 235
- 附录一：加西亚·马尔克斯年表 / 239
- 附录二：主要参考书目 / 243



第一章

童年——记忆的天堂

有关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出生时间，一直众说纷纭。一说有一九二七年，另说一九二八年。多年以后，他在护照上填写的出生时间是一九二八年三月六日。老二路易斯·恩里克小他一岁，一直以为自己生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八日。看到哥哥的护照后，他不知该如何是好：“见鬼，这么说我是个六月早产儿，要不就是加博的孪生弟弟！”这实在是太糟了，尤其是在后来，哥哥出名了，弟弟可就遭殃了，无论如何，履历都大有问题，因为紧跟着他的还有个妹妹呢。妹妹玛尔戈特的出生时间被告知是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九日，假如路易斯·恩里克的生日往后推迟四个月，那么不仅她的诞辰要成问题，而且他们可怜的母亲也受不了哇：她必得每十个月生一个孩子，并且连生三个。

更有甚者，当时他们住在阿拉卡塔卡，外祖父性情中人，参加过“千日战争”，退休后既接纳私生子，又领养孤寡女，把家庭弄得像个小剧场。外祖母虽然敦厚贤惠，却有一肚子奇奇怪怪的故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童年便是伴随着外公的历史、外婆的想象度过的。多

年以后，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不经意中有了一次“归根之旅”：“母亲叫我陪她去卖房子……”

母亲叫我陪她去卖房子。当时我家住在一个遥远的小镇。那天早上，她来到巴兰基利亚，却对我的情况一无所知。她东询西问，知情人让她到世界书店及周围的咖啡馆找一找。那些都是我每天早晚两次必去之地。我在那儿会我的作家朋友。那个为母亲指路的人提醒她说：“小声点，他们可是些书虫儿”。12点钟，她蹑手蹑脚地绕过书桌，来到我的身边。她看着我，笑容黠慧。那是她美丽时光的见证。没等我作出反应，她开腔说：

“我是你妈。”

她变化不小，所以乍一看我没能认出她来。她45岁，生过11个孩子。也就是说，她怀孕整10年，加上相应的哺乳期，多少有点未老先衰了。她满头堆霜，眼睛也好像大了一圈。那会儿她正透过一副老花眼镜愣愣地盯着我瞧。她穿着丧服，正严格地为她的母亲服阙。当然，她依然保持着婚纱照上的古典式华美，且又因成熟而更加风姿绰约。在拥抱我之前，她先以惯有的郑重对我说：“我是来请你陪我去卖房子的。”

无须任何说明，我就知道她指的是什么房子。因为，对我们而言，这世上只有一处房屋属于我们：我外祖父母留在阿拉卡塔卡的老屋。那也是我有幸出生的地方，但8岁离开之后一直没能回去。我刚刚辍学，放弃了攻读3年的法律，时下正致力于阅读一切到手的书籍，或者没完没了地吟诵不可再造的西班牙黄金世纪诗歌。而那些借阅的翻译作品使我获得了创作小说的技巧。我已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了6篇小

说，因此而得到了友人的鼓励和一些批评家的关注。再有一个月就是我的23岁生日，逃过了兵役并有了两次淋病经验。我每天抽60支劣质香烟，简直肆无忌惮。我辗转于哥伦比亚加勒比海边的卡塔赫纳和巴兰基利亚，靠《先驱报》的那点儿几乎了不可见的专栏稿酬活得像个一无所有的国王，夜幕降临之际则恨不得以尽可能奢侈的方式拿天作被拿地当床。然而，生活的混沌和希望的渺茫仿佛不仅于此，一群形影不离的哥儿们居然突发奇想，要搞一份可怜兮兮的刊物。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

此外，我比时尚整整超前了20年：穿花衬衫，着牛仔褲，长发蓬乱，须如蔓菁，脚下还朝圣般地踢踏着一双凉鞋。此般模样却非出于嗜好，而是因为太穷。一次，在电影院的黑暗之中，一位异性朋友对另一个人说：“可怜的小加博算是没得救了。”她当然不知道我就在旁边。

因而，当母亲叫我一同去卖房子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但当她说没有足够的旅费时，我却碍于面子说我的那一份由我自己负担。

我在报社里根本无法解决这个负担。他们每天只付给我的专栏三个子儿，偶尔因为哪个撰稿人的阙如轮到写一篇社论也只有4块钱。而这些勉强够我苟活。于是我想到了预支，经理却告诉我说，我的欠款已经超过了50比索。终于，我做了一件朋友们无法想见的事情：我出了书店，在哥伦比亚咖啡馆门口堵住了书店老板、卡塔卢尼亚老头堂拉蒙·温耶斯老师。我开口跟他借6块钱。可是他搜索遍身只找到了6块。

无论母亲与我，都不曾料想这么一次单纯的两天之旅会对我产生生命定般的作用。从此往后，即便我寿命再长、工作再勤奋，也无法

穷尽由此萌生的故事。而今，我已经75岁出头，我知道那是我作家生涯、甚或一生中迈出的最最重要的一步……（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生活》，西班牙蒙达多里出版社2002年版，9-11页）

在此之前，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记忆尚未受到理想主义的浸染。因此，对他而言，故乡阿拉卡塔卡是加勒比海边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镇。一条小河从镇边匆匆流过，河水清澈见底，河床卵石满布……

一、他的父亲母亲

传记家达索·萨尔迪瓦尔经过一番稽考，在阿拉卡塔卡的圣约瑟教堂找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洗礼记录。该记录证明加西亚·马尔克斯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出生在阿拉卡塔卡。当时，新生儿的父亲加夫列尔·埃利西奥·加西亚·马丁内斯正因为生活而四处奔波。

埃利西奥是个私生子，小时候只有母姓（加西亚），没有父姓（马丁内斯），十四岁时才与生父加夫列尔·马丁内斯·加里多相认。因此，他姓名中的父姓和母姓是倒装的。本世纪初，埃利西奥的故乡辛塞（苏克雷）还相当贫穷落后。为了摆脱贫困和私生子的屈辱地位，埃利西奥离乡背井，到哥伦比亚加勒比沿海城市卡塔赫纳求学。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卡塔赫纳大学医学系（读牙科），但不久即因缺乏经济来源而不得不辍学谋生。他先后流落科尔多瓦、玻利瓦尔等地，最后到达阿拉卡塔卡。时值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阿拉卡塔卡地区进行大规模投资。一夜之间，阿拉卡塔卡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金国”。

埃利西奥是无数“淘金者”中的一个，但他运气不佳，赶了个晚